

新民晚报 | 民间收藏

石禅,一个在艺术道路上投“石”问“禅”的行走者。

前些年,我曾经认真地研究过文人绘画,那些含有文人趣味,富有文化情怀,彰显文人艺术修养、个性特质、绘画素养,充满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洋溢着文人气和书卷气的水墨丹青,总是让我如痴如醉。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看石禅的画,一直在读他的作品,与他不停地审美交流和作品对话。在我看来,石禅是位人文画家,他热爱生活,追求艺术,是视绘画与生命为一体的文化苦旅者。他用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寻禅问道,在宣纸上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对生命的体验。

石禅是一位江南之子。家乡崧泽、福泉山、青龙镇等地的古文化,以及有“上海西湖”之称的淀山湖的水文化,赋予了他智慧与灵性。在他的水墨世界里,线条与墨韵像流动的江河湖海,让人们感受到他对生活、生命的表达和思考。同时,江南以生机勃勃的青绿色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为石禅的绘画才情和艺术想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

石禅生活的这方土地,是海上画派的发源地,也是文人绘画的孵化地。海派无派,这里集神州南北绘画之大成,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兼有江河湖海的灵性。细观石禅的绘画创作,就像江南水乡星罗棋布的河港湖汊那样,具有湿润温和的气候,诗意温馨的青绿禅机。他注重自己生命的内在经验和富有敏慧的直觉表达,通透、觉悟,在不温不火中书写着生命的热情和想象。以抒情写意的方式,把艰涩的哲理思考和生活禅意倾注于水墨之中。在我看来,石禅的绘画,属于感情,属于抒情,属于江南文人对艺术的独特表达和海派审美意象。

绘画是需要鉴古通今的。对于吸纳传统,石禅曾说过:“喜欢白阳、青藤、八大、石溪、虚谷、昌硕、白石、天寿、少昂诸大师的作品,我从中吸取适合自己秉性的元素。陈家泠先生的设色和张桂铭先生的构图,都对我有深刻的启发作用。”所以,石禅常常在“深夜作画时,觉得左邻住

禅悟人生 文润丹青

——画家石禅的水墨世界

曹伟明



着‘八大’,右舍住着‘青藤’,楼上住着‘白石’,中间便是我的本真”。他笔下的水墨世界,既入世又出世,既传统又时尚,既寂寞又洒脱,既诗性又包容,既闲适又浪漫,在执着和坚韧中返璞归真。

在石禅的画中,绘画不仅是一种线条的水墨形式,它是和徜徉山水,流连风月,赏菊饮酒,投石问禅相关联的生存模式,是一种追求生命完善的态度,是一种富有禅意的哲学精神。石禅青年时曾有题画诗“平生最羨鱼无舌,游遍江湖少是非”表露心迹。我感觉,当他沉浸于水与墨交融的瞬间,埋首于线条龙飞凤舞的过程,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他的笔墨之间,有一种安详、淡泊、闲适以及超尘拔俗的性情流露,是海上画派古典绘画中人文精神的血脉延续。

石禅在他的绘画创作实践

中,牢牢地抓住了江南景物中,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平凡之物:水和色。让水和色成为他绘画创作的灵魂和诗眼。在水墨弥漫的画中,渗透着自己生命的灵魂。那飞翔的水鸟,飘忽的白云,吹皱的波浪,跳跃的鱼儿,都是他人画的自然景象,他把中国水墨画特有的“水感”和“禅意”,进行了有效地把握、淋漓尽致地发挥。让从小浸润的江南文化的特质和气质,墨韵和神韵,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欣赏者的面前。无论是荷叶田田、小鱼悠哉、山径寻梅等小品画,还是古人



品茗、文人雅集、斩妖驱鬼等人物画,总是保持着那份从江南河湖中打捞上来的水灵灵的感觉,具有“水中花、镜中月”的禅意。就像那火红的石榴、秋天的落叶、飘荡的芦苇、乡村的炊烟、古镇的放生桥等,都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把江南水乡的烟雨迷离之韵,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走上了文人水墨画变形写意、简约有致的创作之路,彰显了现代意识和江南特质。

石禅的画,始终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文人画趣味,保持着文人画家醉心于线条创造,用随性的激情,洋溢着融入生命体验的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在构思过程中,他做着艺术的减法,提炼着生活的真实形象,摒弃与自然一致的繁琐细节。用创新的思维,来解构现实,建构绘画语言。在他“洋不洋腔不腔”、无古无今的人物形象绘画中,表现尤为突出。他的戏曲人物画,虚实相生,活色生香。线条简洁而诙谐;布局墨韵匠心独运,浑然天成,充满了情趣和生机,形神兼备地映照了人生百态。让人生有戏

的审美欣赏,成为令人愉悦的视觉按摩。

石禅已经画了几十年了。他让生命的岁月在漫漫的文化苦旅中,渐渐地流逝,锤炼了智慧和悟性。石禅的画虽是江南生活的寻常之物,人生百态的平凡人物,但却浸润着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

创造基因,显示了不寻常的诗意。我以为,石禅那融入生命的水墨书写,是他伴随着青浦鲜活的水乡美味佳肴,喝了点用淀山湖水酿造出来的“蜜清醇”后,用生命和笔墨画出来的一瓣艺术心香。他在中西方艺术趣味、江南诗性中,找到了寄托自己生命、创造灵魂的“禅趣”和灵性,给了喧嚣的世界,一份思考和宁静。



贝壳画《湘云眠芍》

我的珍藏中有一幅名为《湘云眠芍》的贝壳画,它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从北海舰队某观察通信团政治处主任调任某工程兵部队政委时,战友们送给我的临别礼物。此画并不名贵且略显陈旧,我却情有独钟,看到它,就会让我想起那些难忘的岁月。

遥想当年,部队驻守在黄海前哨的海岛之上,由于远离陆地,气候恶劣,加之交通不便,哨所分散,订阅的报刊无法及时送达,经常是日报变周报,月刊变季刊,再加上繁重的战备任务,战士们生活显得枯燥而单调。“望星空近在三千尺,思故乡远隔五千里”“抬头云雾茫茫,低头草石荒荒”……战士们编的顺口溜是对观察通信部队生活的真实写照。于是,战友们利用闲暇时间,就地取材,从海边捡来一个个大小不同的海螺壳和贝壳,精心制作成一艘艘造型别致的舰艇模型;一件件美观雅致的盆景画;一盏盏精美漂亮的台灯,给军营带来生机。

说起来,能够执行多种战备任务的观通兵们个个都是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他们用罐头盒和贝壳等原料制作的舰艇模型,种类繁多,大到航母、驱逐舰,小到潜艇和快艇,各种舰炮、导弹和雷达全都按比例制作,极为精巧。他们制作的贝壳盆景画,利用不同大小的贝壳精心拼制,有气势磅礴的泰山风光,也有小桥流水的江南庭院,有的还在其中搭配亭台楼阁、宝塔拱桥、牛羊水草、飞鸟鲜花,巧夺天工,让人看了心旷神怡。

在战士们的床头柜上,整齐地摆放着一盏盏色彩艳丽、精美雅致的贝壳台灯,台灯底座上装配了笔筒和赠言板,书写着各种励志格言和自己的座右铭。在紧张的战备值班和训练之余,战士们在台灯下看书学习,心情特别舒畅、愉悦。

这一件件气韵生动,精巧美观的贝壳工艺品不仅给战士们们的生活带来乐趣和艺术享受,也营造出文明健康的军营氛围。每当有老兵退伍时,战友们就会拿出自己心爱的作品当作礼物互相赠送,留作纪念。

贝壳画里战友情

郭树清

《春江水暖》满瓢壶

简平



《春江水暖》满瓢壶

紫砂与书画结合,自明清起就蔚然成风,诞生过陈鸿寿等众多巨匠,到了近代,顾景舟、蒋蓉等制壶大家与吴湖帆、谢稚柳、唐云、程十发等书画巨擘的精彩合作,更是谱写了紫砂艺术的佳话。

这把《春江水暖》满瓢壶由高级工艺美术师郭纪成手工制作而成,采用的原料是紫砂泰斗顾景舟钟爱的黄龙山四号矿井底槽青原矿紫砂,壶身呈梯形,曲线柔和流畅,造型浑厚朴拙,足呈鼎立状支撑,给人以轻盈挺拔之感,既有对顾景舟满瓢造型的继承,又显现了郭纪成简朴大方、饱满丰润的气度。

壶身画面是一幅群鸭戏水的《春江水暖图》,由海派画家杨正新绘制。鸭子是我国书画的传统题材,北宋僧人惠崇擅诗画,据说绘有《鸭戏图》,虽未流传后世,但苏轼为其画作题诗《惠崇春江晚景二首》,留下了“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名句。鸭纹也是瓷器的一种典型装饰纹样,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等多有鸭纹瓷艺作品。

线条是杨正新国画创作的重要表现方式,将传统国画意象与现代西方构图手法相结合,遒劲而富有变化,体现了更多的主观情感和时代风貌。要将如此高超的绘画技巧、脱俗的意境和含蓄

的审美情趣以及独特的艺术符号,镌刻在紫砂壶上,非“国手”龚展莫属。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龚展在钮雕、砚雕、陶刻等领域自成一派,独领风骚,有“海派雕刻艺术第一人”之誉,并曾得到钱君匋、谢稚柳、沈觉初、赖少其、胡问遂等前辈大家的高度评价。同为刻壶高手的书法家、金石篆刻家高式熊也对龚展的紫砂壶雕刻极为赞赏。龚展将杨正新绘制的《春江水暖图》镌刻到紫砂壶上时,使用了其独创的背临技艺,亦即在镌刻之前先要熟记画作,将其笔墨章法完全记于心中,同时在心中构想镌刻的整体布局和具体手

法,然后信手落刀,以刀代笔,腕底有巧思,铁刀若指使,转折激荡处不落凿痕,刀劈斧斫时恬淡冲和,宛如表演“刀尖上的舞蹈”。这样的功夫和造诣与他本身精于真草篆隶,工于山水花鸟有关,深厚的书画涵养使他的刀法越发成熟,从而把紫砂作品推向新的高度。当然,篆刻名家陈辉所治“郭纪成、纪成制”印款,也为此壶增光添彩。

这把郭纪成手制、杨正新亲绘、龚展镌刻、陈辉治印的《春江水暖》满瓢壶,因强强联手,充分展现了海派文人紫砂的魅力,并为文化传承再续美谈。



影青瓷·孔雀盆

影青瓷·孔雀盆

阿炳

这个“影青瓷·孔雀盆”是我从石湾公仔街觅得的,造型简洁明了,线条流畅,长29.5厘米,宽16厘米,高14.5厘米,整体形态宛如一只头顶羽冠的孔雀低着头,身披美丽的羽毛,静静地横卧在湖面上。它以夸张的手法、生动的形象,勾勒出孔雀美丽典雅的造型。

影青瓷是北宋中期景德镇所独创的瓷种,其釉色青白淡雅,釉面明澈丽洁,胎质坚致腻白,色泽温润如玉,历史上有“假玉器”之称。孔雀是一种吉祥的鸟,在中国,孔雀被视为优美和才华的体现,象征着聪明、善良、自由、和平、吉祥、幸福、高洁、华贵,同时也有长寿之意。

这个孔雀盆适合养花,拿来种植水仙花,是个再好不过的选择。